

时感杂谈

公正即私德

清代名幕汪辉祖,其老爹曾习“法家言”,当过两年刑名师爷,后来打死他也不去了,“惧损吾德也”,汪家三代单传,哪能再去当刀笔吏?...

汪辉祖其《佐治药言》,记了蛮多刑名师爷“冤撞相寻”事,某师爷收了东家一笔钱,他改了一笔字,未几,吐血三升而亡。叶师爷见了报官新娘子漂亮,起了邪心,其邪心与隔壁老王比起来,并不太邪,除非是叫娘子出个庭,他多看几眼,古时新娘子哪愿抛头露面?...

尘俗琐事

杜明权(南充)

诸事已为烟云 比如昨日我品尝过的山珍 一阵儿振聋发聩的烟花 漫天散去 只是,你那遥远而没有岁月刻痕的手 还留在一头没有饰物的秀发上 光阴若断若续而来 粉嘟嘟的底色均已褪去 隔世恍惚,你坐在破旧的窗棂边 裹一身朴素的小红花衣 让我回到现实,又回到梦中

光阴

也许因为年少 我随便把一段光阴抛在了墙角 多年以后才记起 我坐在这里,阳光淹没而来 我想我是等不回来了 包括年少时候的你 上一秒的我与这时的我 我正不断剥离 谁把青涩年华,以及 我与你相遇的幸福时光 掏空 那些宝贝正以光速与我背道而驰 你立在窗口张望,轻叹,微笑 这个剪影永恒不变 什么都是易碎的啊,光阴不是

寻找

葱葱(绵阳)

早上路过新鲜美味的蔬菜 这一天开始悄无声息的流逝 我的背包里装着味香熟悉的吃食 还有无法吞咽的明天 牵牛花攀援的坚强和傲慢 是没人欣赏的独自流浪 风景并不会摆渡情绪的好坏 像风吹河岸茂盛的草木

生活并没有选择 只有持续不停的告别 别再把云朵和荒诞联系 熬过虚假的危机 昨夜的月亮 是梦里的一声惊叹号 寻找是一个美丽忧伤的词汇

归途

在突然而至的暴风雨面前 我的内心空茫一片 田地里怒吼的庄稼 是另一种对土地明朗的守候 负荷的心爬进蜗牛的壳里 天空挤出不透明的眼泪 如何才能心无旁骛 亲爱的归途

把路边的风景再次揉捏到眼里 接纳这不算温柔的心意 减免对自己的恶意 亲爱的归途 是朴素和踏实地生活

倾向善,寄语执法者,执法为善,其规劝效应多少有点的,法官审案,也有因此不太乱收钱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情形到底少了些。只是,另外弊端也来了。古时审案,讲究“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天理不好说,人情与国法有相辅有相成,“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甚是徇人情,甚是守法意?...

汪辉祖有位朋友,或为朋友诤吧,不曾点名,姑谓葛下吧,“昔有友人,亦因奸拐逃之案。”案情蛮简单的,某氏(姑谓李某)者,自己婆娘不睡,要去睡别人婆娘(也不难理解,婆娘是别人的好),带着这婆娘跑了。这就是奸拐案。

天地良心,葛师爷不曾收李某一分钱,受贿是没有的,舞弊却是真的,他把案情稍稍改动了几个字,本是李某“因奸而拐”,葛师爷刀笔厉害,改为这婆娘“在逃改嫁”,这婆娘要逃婚呢。

跟不爱的人结婚是不道德的,跟相爱的人私奔是最道德的?

葛师爷当然不曾有现代公知文明观念,他这么改情节,意在为李某减轻罪责;他为李某起意减轻罪责,也不是想让李某享艳福,而是欲为自己积阴德,要对

嫌疑人行平恕嘛,要让犯罪者求生嘛。因奸而拐,按大清国法,罪在发遣,送边防军为奴,判刑甚重的;葛师爷改案情为“在逃改嫁”,刑罚轻得多,顶多判三五年,或判个社区矫正也未可知。

葛师爷私动刀笔,“意在开脱奸夫”,枉王法以积阴德;可是问题来了,“奸夫”李某确实可减轻罪与罚,那“淫妇”呢?这婆娘“背夫自嫁”,按大清律法,那可不是发往军前效力,发配披甲人为奴,那是要判死刑,要绞死的,“罪干绞首”。“因奸而拐”是实情,“在逃改嫁”是假案;前者之罪是,男人罪在发遣,后者之罪是,女人罪干绞首,一个是发配,一个是绞死吊死,“是欲宽奸夫之遣,而几入奸妇于死所”,如何是行“平恕”,何谓是替“求生”?要开脱一人罪,更加重一人罪。这叫做积阴德?若真是这么判了,这婆娘会变厉鬼,夜半来敲门;若真这么判了,按古时因果报应学说,是生不出儿子的,儿子能生出来,生的也是没眼皮的。

葛师爷欲积阴德,大乱国法。案件七拐八拐,一审二审,最后回到原地了,徒增司法成本,徒增当事人烦恼,案子最后审判是,是什么案情便是什么案情,该怎么审判便是怎么审判。只是葛师爷回不去了,名声大坏,引咎辞职,丢了饭碗,伤了阴德。 作官自有多种作法,有求“生意来

了”,也有求“生机将来”;前一种作官,甚是让人恶心,不说了;后一种作官,貌似让人舒心,其实也是让人窝心的,一个劲地求生意,是一种私心太重,一样味地求生机,也是一种太重私心。作好先生与作好好好先生,境界有霄壤之殊,好先生者,不偏不倚,求公求正;好好先生者,多偏多倚,非公不正;减轻了男人之罪,加重了妇女之罪,非好好先生,还谈不上是好好好先生。法官审案,帮了原告之忙,必然让被告吃亏;帮了被告之忙,必然让原告受罪。政官行政,帮了大老板之忙,多让老百姓吃亏;帮了小混混之忙,必须让老实人吃亏;吏部提拔人也是这样,让奸诈人升上去了,那忠厚干部,还有活路么?

徇了私情,乱了国法;帮了甲方,亏了乙方。掌握权力者,这般行起权力,未见私德,只见私心;公德未得,私德得不成——阴德不是阴的,阴间讲德性,以传说来说法,那比阳间更阳光——暗室亏心,神目如也。

子不语怪力乱神。要说的是,阳间行事,得阳光行法,公正处事,公正施政,既符合公德,又合私德。秉公以执法,一碗水端平,当事人谁也没亏,自己也问心无愧。行公正才是守私德,讲公平方是真积德。(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杂文家)

文苑漫笔

红学圈日渐式微

引人注目的红学界“深圳会议”顺利落下帷幕,这是继2013年“廊坊会议”后,时隔四年,由中国红楼梦学会组织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无论从参会人员规模,还是研讨的课题来看,红学已整体处于“悲凉”状态。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

回望百年红学历程,由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近代学界巨擘开创的小说批评派、索隐派、考证派影响了整整一个多世纪,也必将继续影响下去。此外诸如鲁迅、钱穆、吴宓、俞平伯、顾颉刚、陈寅恪、钱锺书等或多或少都与红学有过瓜葛。如果把脂砚斋、程伟元、高鹗等人看作是红学的源头,那么民国时代可以说是红学史上最全盛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红学也曾出现过几次小高潮,如1954年享誉华夏的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等事件。改革开放后,随着《红楼梦学刊》创刊,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等事件相继发生,红学再次迎来春天。从学术成果上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也收获颇丰。周汝昌、冯其庸等逐渐走向学界领军的位置,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脂砚斋其人、脂本程本的生证、八十回后探佚等研究逐步完善。

进入21世纪,尽管也曾有刘心武登百家讲坛,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等事件成为关注的焦点,但随着新成果的不断减少,新材料愈发难找,特别是周汝昌、冯其庸的相继去世,红学无论从学者影响度和学术成果来看,都处于江河日下的地步。正如《红楼梦》中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当一门学问,如果没有新发现、新思路,势必会依然围绕老问题进行碎片化式研究。红学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除了《红楼梦》文本解

感悟生命

折扇上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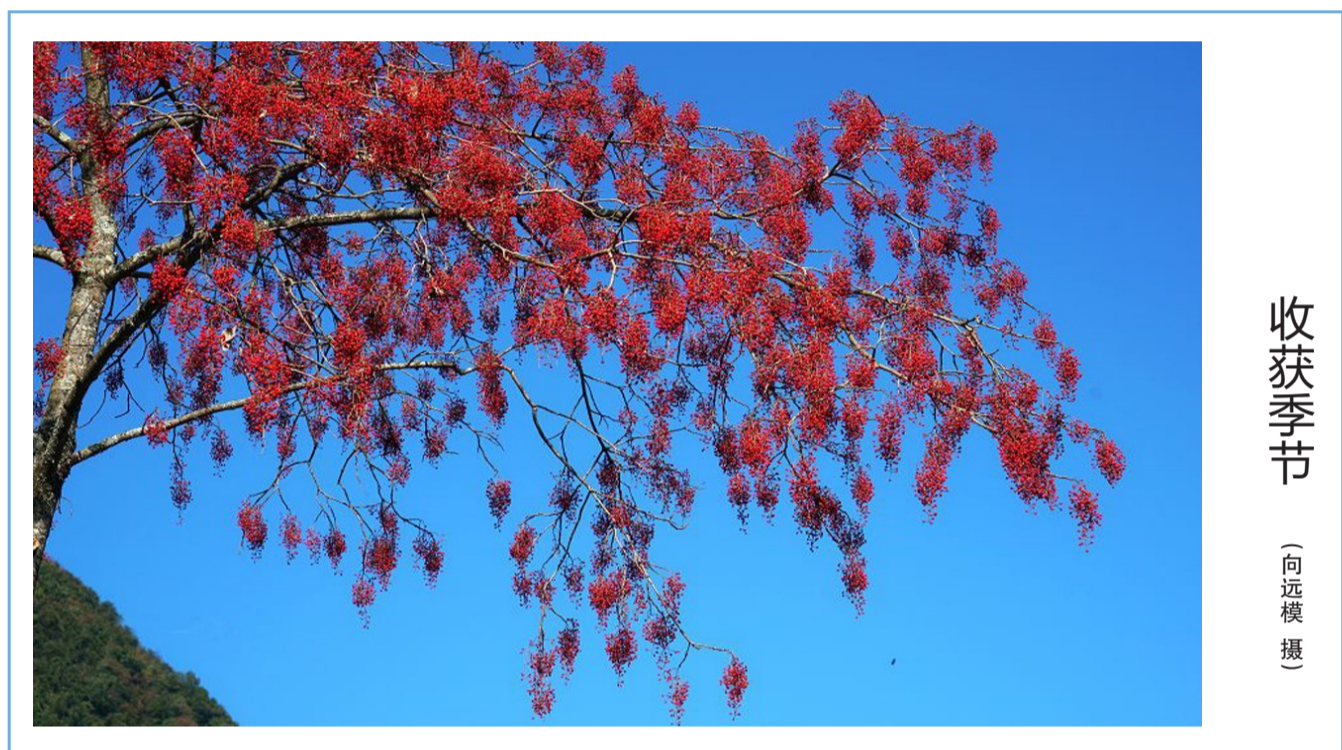
爷爷过世前不久,正逢放假,家里不时有亲友来访。一次,探病友人临走时顺便求一幅字。待那人走后,我也缠着要。爷爷笑道:“没宣纸了。”我手里正捏着一把折扇,便递了过去:“那请爷爷写在扇面上。”

如今,依然记得爷爷在折扇上颤巍巍书写的样子。身体歪斜在竹椅上,嘴唇瘦削高高凸起,好似用软布包裹的干柴,生命之火犹如风中的烛火稍纵即逝,唯有握笔的右手灵活有力。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是苏轼的《浣溪沙》。有次去姑妈家,偶然发现客厅挂着爷爷的字,也是这阙词。我得意地对姑妈说自己已有。姑妈笑笑,不让你有,所有孙辈,人手一张。

我忙打电话问姐姐,姐姐正忙生意,心不在焉地回答我:“好像是这么一副字,贴墙上,搬家时撕坏了就扔了。”我听了心疼好半天。 妈妈说孙辈人手一张,这事挺蹊跷,难不成词中有什么秘密,亦或是藏宝图?这天午后,我沏上一杯茶,找出折扇,坐在暖阳中细细品读。

读来读去,仿佛有恍然大悟之感。最后一句“人间有味是清欢”,就是爷爷对子孙生活状态寄予的厚望吧!



收获季节

(向远 摄影)

文艺评论

现代诗学观念的表达和传递 ——绵阳当代诗歌创作论之白鹤林

在绵阳当代诗歌创作的群体阵营中,白鹤林是70后诗人的代表之一,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便以十分鲜明的现代诗写作及其对于现代主义诗学观念的艺术表达而为人们渐渐地知晓。对70年代出生的诗人而言,虽然他们欠缺了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和历史经验的丰富性,但对于当下的现实存在和社会发展,他们却并不缺乏高度的灵敏感觉和认知深度。白鹤林正是这样一种具有灵敏感觉和认知深度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四个短途旅行》和《车行途中》,以及他发表的众多诗歌,皆是在证明他的这种感觉和认知。

白鹤林的诗歌创作,同50后60后诗人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不同,就在于它表现出一种非常浓郁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诗歌风格和诗学意味。作为中国当代诗歌创作领域里的一种较为流行的艺术方法,现代主义诗歌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运用较强的主观表现方法来故意改变客观事物的原始存在本象,使诗歌的审美对象成为一种完全屈服于诗人主观观念的存在物;诗歌创作主体的思想具有非常明显的感知化意向特征,在艺术感知的引领下,诗人有意识有目的地打破物理时空固有的顺序,使之成为某种意向化的心理时空或文化时空的显现;诗人享有绝对的自由想象的权力,并在这种想象力的驱使下,彻底摆脱形式逻辑的约束。在诗歌艺术的形式方面,则讲究对诗行格式的艺术排列,追求诗歌意象的象征化、隐喻性和立体感,诗歌语言也无限地趋近与口语化、散文化,从而具有高度生活化、大幅的跳跃和暗示性意象的特点。从诗歌艺术发展的角度看,现代主义诗歌的这些特点无疑具有较高质量的创新意义,但从诗歌的接受美学维度来审视,它又给人们的诗歌欣赏和艺术接受增大了难度。白鹤林在自己的诗歌艺术创作中,之所以一直坚持不懈地追索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风范,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标新立异和独树一帜,旨在于探索诗歌创作的崭新路径和内生性的力量,借以突破当代诗歌创作固化的

陈旧范式,凸显新的美学价值。

《四个短途旅行》既为一首组诗的题目,同时又是一本诗集的书名,诗人之所以要这样刻意地为之,定然是有其某种特殊寓意指向的。这首组诗以著名当代诗人陈东东的诗句“我旅行的目的则更为古老”作为引子,用极具散文化的语体形式分别叙写了《眉山:1993》《简阳:1994》《汉旺:1995》《德阳:石头日记》中“我”的现实生存状态,以及飘落在那个时代的一些碎片化的思想意绪和内心感知。1993年的那个眉山的隆冬,是诗人“早年记忆中寒冷的冬天”,天气虽然异常的寒冷,却无法阻挡少年时代的“我”对于故土、亲人的反叛,因为“我”的虚幻之美的追求遭到了无情的反对和压制,独自出走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或者说就是诗人的一种叛逆利器。在1994年简阳的秋天里,“我”已变身为一个小小年纪的打工仔,在这座生活节奏舒缓的小城里,最吸引着“我”这个少年目光的,不是居民区、菜市场、石拱桥,也不是两位老棋迷、卖田螺的女孩、盲眼的吹箫者,而是那个略显孤独寂寞的亭亭;在1995年的汉旺的那间名为技术科的办公室里,中年的副科长、刚结婚的助手、38岁的单身工程师在谈论去年的事,“我”站在窗目前目睹着两只从夏天的山坳峡谷中飞来的蝴蝶。在这首组诗里,诗人通过对大量生活流、具象流、心理流、情绪流、意识流的诗语描述,力图表达生命个体对于时代与社会、生活与存在的思想感知,但又非传统诗歌那种对于深刻而重大的思想意蕴的揭示,而是体现出对某些寻常人生意义的传递,或许在诗人看来,寻常意义的本身即是重大意义。这样一种诗歌写作,是否就是对传统诗歌审美功能意义的一种刻意淡化?

与《四个短途旅行》相似,《车行途中》是一本诗集的书名,同时又是一首诗的题目。如果说《四个短途旅行》是诗人表达物理时空之于人的生命存在的历史影响,那么《车行途中》则是诗人表现心理时空或文化时空之于人的生命内在的现实影响。在当下的现实生活

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同交通工具构成生活上的交集,并被它的装载和行驶而处在一种时限的动态的行走之中,一些通常生活意义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认知便由是而生。对于感觉灵敏和认知独特的诗人而言,车行途中的体验和认知则与普通的人们殊有不同;不宜向窗外观望、不宜兀自走神、不宜雕琢字句、不宜写作赠诗。诗人为何要连用四个“不宜”来告诫自己也告诉人们?是窗外鳞次栉比的城市风景对人的撩拨,是车子不停地弯来拐去颠撞了人的心绪,是手中不断响动的手机干扰了人的静处,是车行的终点就在前方而令人无暇遐想,还是诗人身处的现实职场根本就不是他的生命理想和心灵愿景?是又并非全是。在诗人的感知意向里,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前行始终没有停歇,人的存在和生活其实就好像是一种“车行途中”,置身于变动中的人便难免不产生如此这般林林总总的“不宜”。既然如此,人就必须要承受来自身体性的物理时空变动,才能清除现实存在中那些形而下的东西对生命的裹挟,才能荡涤那些子虚乌有的形而上的东西对灵魂的制肘,最终寻找到自己的内心和魂灵的“可宜”与“适宜”的存在。一个被现实和虚无捆住了内心、魂灵的人,怎么可能找到生命的诗意栖居的真正所在。同样是对现代主义诗歌风格和诗学观念的一种表达和传递,但较之于《四个短途旅行》,《车行途中》无论是在思想内容和精神意蕴的深刻揭示,还是对于审美意义和美学价值的有力凸显,都十明显地要高出一筹。诗人的这种变化无疑是可喜的。

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无疑是任何文学体裁内部的重要欠缺,缺一不可,但过度的形式主义的雕琢和执迷,会抽空诗歌的思想和精神,这同一具空皮囊没有区别。对于那些充满智慧和远见的诗人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诗歌创作中取得卓越的成功,就在于对诗歌内容与诗艺形式予以了有效而恰当的处置。作为在诗歌创作途中的白鹤林,理当具有参照的意义。(作者系绵阳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

□清霞(成都)